

# 追憶陸京士先生

龍寶麒

## 勉勵勞工學術研究

在海外讀到中外雜誌梁子衡先生「追思陸京士」大作，對於陸先生的長逝，內心感到無比的傷痛。他生前淳厚的長者風範，慈祥的音容笑貌，一一映在眼前。

雖然，報紙雜誌上記錄了許多他過去的輝煌事蹟以及對社會的不朽貢獻。但是却遺漏一段相當重要，也是他晚年精神的慰藉，與理想寄託的事業：即提倡勞工學術研究。因筆者曾有一段時間追隨參與，受他提携栽培，故知之較詳，恐為世人所忽略，爰記如后：

一九七六年秋季，我從法國學成返國，在中國文化大學、淡江大學，與海洋大學任教（當時三所大學尚未升格，仍稱學院）。正碰上教育部新通過一項法令，即有公職在身者，不得再專任教職，二者必須放棄其一。而當時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主任，亦係內政部勞工司司長，爲了遵行這個規定，他決定辭其所主任的職務，改請勞工學術權威張天開博士擔任。可是張博士當時正在瑞士日內瓦國際勞工組織服務，擔任國際勞工署長的特別顧問，短期內無法返國。於是所主任一職一時找不到適當人選，劉司長乃透過當時勞工關係學系講師董泰琪先生轉達意思，希望我能够在張博士返國前這段時間，代爲主持所務。

這使我相當的惶恐，雖然我是研究社會學出身的，但是對勞工的知識，與這方面的專業訓練不足。而國內勞工專家學者很多，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迄今仍爲國內最高的勞工學術研究機關，我自己感覺無論各方面的條件都很欠缺，不足以承擔這一重大的使命。此外，我個人還有一個苦衷，就是我仍有再出國進修的打算，我希望負責的期間最好不要超過二年。這本是年輕人所不應該提出來的一個不合理的條件。我之所以這樣做的理由，是由於我當時一種可能是天真的想法。我有一個具有相當野心的研究與寫作計劃，我怕長久的行政工作，影響到這個理想的實現。劉司長聽完了我的願望後，表示可以完全接受，答應嗣後有任何所務上的困難，都盡全力支持。並把我的意思代爲轉達給陸京士先生，他當時是勞工研究所副理事長。

在這裡，我必須要提到陸先生與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的關係。這個研究所的成立，可以說完全是黨國元老馬超俊先生與陸京士先生二人共同領導策劃的結果。他們二人都是中國勞工運動的領袖，亦是國際勞工運動的知名之士。他們二人曾任大陸時代國民政府的勞工部長及副部長。他們因鑒於過去勞工運動的失敗，想到勞工運動要在臺灣生根發展，最重要的任務，即加強勞工教育、勞工幹部訓練與學術研究工作。於是建議文

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在該校成立勞工關係學系及勞工研究所。在張創辦人的明智接納下，以及馬先生與陸先生領導策劃，憑其崇高身份與地位，奔走的結果，這個全國唯一的勞工學術研究機構終於獲得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成立。當時內政部勞工司司長汪曉滄先生即擔任首任勞工關係學系主任。之後，勞工研究所成立，汪司長接掌所主任，系主任一職由陳繼盛博士擔任。

此外，我還要介紹一下勞工研究所理事會，它的成員網羅全國勞工界的重鎮著宿及專家學者，是勞工研究所及學系的後援會。包括：經費籌募，推動所、系務，聘請所、系主任，購置圖書設備，與國際勞工組織及學術機構聯絡……等各項工作。理事長爲馬超俊先生，馬先生去世後，陸先生以副理事長接任理事長，梁永章先生爲副理事長，這個機構給我爾後的工作，很多寶貴的指導與幫助。

就是這樣，我在一九七七年初，在泰順街陸先生的府邸，在劉司長的陪同下，以興奮與不安的心情拜見這位我心儀佩服已久的中國勞工運動領袖。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是一個和藹可親，關懷備至的長者，他的精神健旺，又懷着高度服務社會的熱忱。他垂詢我的學、經歷，與生活的狀況，對我表示，他慶幸劉司長的引薦得人，歡迎我爲中國勞工的學術研究貢獻一份力量。

之後，在景美劉司長所主持的「工業安全與衛生理事會」舉行交接，當時到場的有勞工系、所的教授、研究所的同學，由陸先生主持會議。當他宣佈這個決定時，同學們無不用奇異的眼光來看我，有的感到驚訝，有的表示反對。特別當我表示，會後的所務採取嚴格的淘汰制度時，羣情不滿終於爆發。當時洪潤生同學立即發言，他表示理事會聘請一位過去與勞工毫無淵源的人來負責所務，誠然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施能賢同學亦指責我沒有設身處地為同學着想，他過份激動而致胃病復發。當時的一頓豐宴即在極不協調的氣氛中進行，我當時即下定決心，為了報答陸先生與劉司長的知遇識拔，盡我個人最大的努力。

在爾後二年的相處時間內，全所的同學對我表示了最大的熱情，並建立了最深厚的感情與友誼。洪潤生的碩士論文寫「核子工業的安全與衛生」，我曾給予支持與鼓勵，雖然在口試時，我對這篇論文提出很多點不同的看法，但是為了鼓勵他走向一個艱深的研究領域，以及過去直言無諱的精神，我給了他很高的分數，對他日後考取文化大學博士班不無幫助。施能賢為了日後研究所的社會調查工作，廢寢忘食，幾致病倒。所裡一半以上的同學，由於我要求他們從事實習、調查與統計的研究工作，以致無法在二年內取得學位，應了我當初講的話，但是沒有一位同學有任何怨言。

在我到達勞工研究所服務後，我首先與全所同學多次而廣泛地交換意見，歸納出他們的共同願望，以此作為藍本，把未來的工作大綱，提出

二、三十點建議，呈請陸先生批示。三天後，我接到他的回信，他在每一項建議上打密密的圈圈。親筆寫「很好」、「同意」、「照辦」、「可行」、「意見中肯」、「完全採納」……等，並在信中慰勉有加。

陸士京先生是有影響力、衆望所歸的立法委員，公事煩忙的他，每個月至少有一次親自與我見面，聽取我對研究所的簡報。見面地點大都在青島東路世盟紡織大樓餐廳。安排見面事宜的則是世界社會福利學會中國分會（陸先生也是這個學會的主席）的余秘書。為此，陸先生經常推辭許多公私方面的應酬與約會，有時副理事長梁永章先生亦在場。至於電話的聯絡每週總有數次之多。

每次，他總是聚精會神地聽取我對每一項所務的報告，用最大的耐心聽我的意見，他從沒有任何挑剔，每次都站在協助者的立場，無論事情的大小與難易，只要他能做到的，沒有不立即應允，不辭辛勞地奔走，他是一個具有正義感、俠義心腸，又實事求是的人。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可以說是他的心血灌溉，加上全體師生努力的成果。

當時，使我第一個苦惱的問題，乃是缺乏良好的研究環境，研究所主任與系主任連辦公的地方都沒有，圖書資料付諸闕如。當時的文化大學校舍不敷使用，各系系與行政單位都局促在一個狹小的空間。經過一番奔走之後，終於爭取到更多的房舍，於是我們擁有一所當時全校最大的所、系圖書館。圖書資料，中英文教材的豐富，在

全國公立大學中應該够得上第一流水準的。圖書一方面向各學術文化機構請求捐贈，當時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王世榕教授即數次撥出可觀數量的最新美國出版有關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這方面的藏書有近千冊之多。一部份由張天開博士從瑞士寄回國際勞工組織的叢書。而所內每年有數萬元專款，作為圖書與報刊的採購之用。此外勞工研究所出版勞工研究季刊，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從未間斷與各學校刊物從事交換。國際勞工學術研究刊物亦有二、三十種之多。

至於儀器方面，在劉司長的協助下，價值數十萬元的設備亦從內政部勞工司運至，包括工業安全測量噪音、大氣污染、工業廢水的儀器，共數十件之多。對勞工研究所工業安全及衛生組的同學是一項莫大的福音。

在短短的半年內，我們有了所、系的辦公室，講義教材與儀器室，小型討論教室，會議室，和圖書館。這引起當時文化大學其他所系的羨慕，也向學校提出相同的要求，為校方添上不大不小的困擾，但是他們並不知道所有這一切的經費，都是我們所裡自行籌募的，也是陸先生幕後推動的結果。

提到勞工研究所的經費，我還要感謝下列諸位先生的幫助：

- 一、職業訓練監理會執行長錢江潮先生委託本所培養職訓人才，每年經費卅餘萬元。
- 二、勞工司劉昆祥司長委託勞工工作環境社會調查，研究費七萬餘元。
- 三、社會司司長王家銓教授委託社會保險支

付社會調查、研究費九萬餘元。

在各方的愛護與支持下，二年間我推動所務工作的過程中，展開一連串有意義的活動，我從未感到因為經費不足的困擾，在我離開研究所時，移交的經費將近有卅八萬元之多。（從劉司長移交給我的，大概亦相當此數）。在全國公私私立大學中，這應該是一項奇蹟。

## 籌募基金造福勞工

不僅如此，陸先生又着手成立學術研究基金會，他擴大勞工研究所理事會，像王永慶、林挺生、吳火獅，……等企業家都羅致為理事。他希望這個理事會與勞工研究所、系能夠帶來勞資雙方合理的、和諧的關係，把現代經濟開發的新觀念打進企業界，並建立健康的、積極的工作意識型態，創造良好的勞動條件。他還有一個遠大的理想與目標，即籌募一千萬元基金，作為推動勞工教育，勞工幹部訓練，勞工運動，勞工學術研究，獎助勞工著作出版等各種長遠計劃的永久基金。他深信以他過去數十年在立法院為勞資雙方爭取到的利益，以及排難解紛所做出的貢獻，這不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我離開陸先生已經五年，不知道這一偉大的宏願究竟已經完成了多少？

此外，勞工研究所還展開一連串有意義的措施，與所務的革新方案，譬如：

- 一、增聘教授有九位之多，皆有博士學位。
- 二、增開課程有十幾門之多，其中許多是根據同學的反應與要求。
- 三、設置四名工讀獎學金，每名一年一萬八

千元；助教研究津貼二名，每名一年一萬二千元。

- 四、安排及推薦同學暑假至工廠或生產事業單位學習。
- 五、畢業考由校外教授出題並閱卷。
- 六、畢業論文口試委員由三位增加為五位，其中二位是校外委員。

因此，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系在當年大學院校的評鑑上，獲得極高的評價（筆者也是評鑑委員之一）。

一九七八年三月，我們還舉辦了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那便是「桃園縣龜山鄉工業區勞工狀況社會調查」。歷時一個月，訪問工廠一百多家，訪問對象數千人，對二、三百個關於勞動狀況的問題，從事抽樣調查。並在桃園縣政府會議室舉辦一個座談會，邀請勞工代表、資方代表、工會幹部一百多人，當時的桃園縣長許信良也列席發言，並聽取意見。這份社會調查報告，包括統計圖表一百多張，計四十餘萬言，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勞動節出版，分贈各界，這是勞工研究所第一次所從事的社會調查，贏得各方的重視，論文發表的當天，正是馬超俊先生銅像在勞工研究所安裝的典禮，到場的貴賓有一百多人。

## 守時重義負責盡職

在我追隨陸先生二年的過程中，在做人做事方面，他有許多值得我效法景仰的地方，追憶如后：

- 一、他是一個很重朋友情義的人，馬超俊先

生住院時，陸先生經常到醫院去探望，二次帶筆者前往，並率勞工所、系同學前往。陸先生出國期間（參加國際社會福利會議）亦囑筆者代送鮮花水菓。馬先生過世後，親自扶靈至墓地，每逢忌日亦親自上山拜祭。

二、他是一個經常接近年輕人的人，研究所的各種活動，諸如教學研討會議、迎新會、師生聯誼、座談會，他只要有空，必然親自參加，他沒有架子，喜歡聽同學們的各種發言。

三、他有強烈的責任感，對大陸時期勞工運動的失敗，經常作深刻的檢討；他要筆者辦理一個勞工運動經驗座談會，由各位先進人士主講，每月一次，在文化大學城區部舉行。他對這個座談會非常重視，並把這份紀錄，作為編輯中國近代勞工運動史的藍本。

四、他是一個非常遵守時間的人，我與陸先生的見面約會，至少在三、五十次以上，沒有一次陸先生不是準時到達的。由於我從陽明山到臺北的路上，交通擁塞，往往無法控制時間，反而比他晚到達，這是令我感到萬分慚愧的地方。

五、他是一個具有民主風度的人，他每次主持會議，發言總是簡明扼要，讓每一個參與會議的人，能暢所欲言；他尊重每一個人所發表的意見，更尊重大家所作成的決議，只要他在場，整個會議的進行，必定充滿和諧融洽的氣氛。

以上是我所記得的瑣事，很不完全又沒有系統的寫出來，掛一漏萬之處尚多，幸好陸先生交遊滿天下，了解他的人比我多，必能原諒我的疏失之處。